新石頭記/第30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新石頭記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回　勇水手入海戰人魚　慧神瑞戴冰獲貂鼠

下一回▶

且說當下眾人見又有一條海鰍到來，看看至近，那個受傷的又緊緊追來。寶玉道：「此時沒法，只得回頭先打了這受傷的再說了。並且回轉頭來，把頭向著他，縱使他纏過來，也可望傷不著車葉。盡他在後面追來，他一碰便是車葉了。」汪如楫聽說得有理，便轉過舵來。才戔了身，那受傷海鰍，已經相離不過一里多路。獵艇對舵來。才戔了身，那受傷海鰍，已經相離不過一里多路。獵艇對他駛去，他對獵艇撲來，一戔瞬間，便兩下相撞，海鰍盡力把尾巴翻起，仍舊把船纏住。譚瀛忙把發亮機開了，船外鐵殼，電氣一時都遍，登時把海鰍震骨軟皮酥。過了一會，把發亮機關住，他方纔滑了下來，飄飄蕩蕩的直沉到底。那從南邊趕來的一條，看見這條死了，回頭便仍向南竄去，料來是怕之意。這裡眾人便不追趕，停了輪，商量處置這海鰍之法。把船直沉底。依前叫兩名水手，穿了入水衣，縛了來。忽又想起這東西太，大這船內實不能容，而且兩個人恐怕縛不過來。老少年便出了主意，派了十名水手，都穿了入水衣，帶了刀槍器具，並白金練、白金銷，交代鎖住了，便把一頭鎖在本船魚尾上。眾水手領命而去。

走到海鰍身邊要鎖，誰知他渾身滑膩，竟無下手之處。後來一個水手想了法子，拿一根槍，把他口撐開了，又把刀撬開魚鰓，也撐住了，使一個人拿了白金練，從魚鰓進去，從魚口出來，方纔鎖了。，共拉到船後鎖好，方纔回來。

這船又向東駛發。將近黃昏時，譚瀛想起船外軟玻璃要蒙起來，晚上方能發亮。便把船浮起，揭開頂蓋，如法要蒙起玻璃。誰知再也蒙不上來，怕是機關壞了，細細察看，卻又絲毫不壞。用透金鏡周圍一看，都只蒙上了一半，只有船尾那邊，上下都用木板隔了幾間水手房，透金鏡透不過去，看不見有無阻礙。寶玉忽然想起道：「是了，那鰍魚鎖在後頭，那根白金練屹無阻礙？」譚瀛猛然省悟，便仍舊關了頂蓋，沉下。叫兩名水手，穿了入水衣，交代各人拿一枝電槍自衛。因為解下鰍魚，船要浮起來。此時天色已經昏暗，趕著把玻璃起，蓋好頂蓋，重複沉下，開了發亮機。回好生奇怪，那亮光竟發不出來了。譚瀛好不納悶，只得又查那冊子。只見上面載著一條道：「軟玻璃卸過復蒙之後，內中不免有空氣障阻，電火不燃。須按圖將來開了。一面抽氣，一面聽著船頭叫抽水的電鈴，卻只不見響。暗想：莫非暗了，看不見回來？然而兩旁窗上，也應該透出燈光呀！心中甚是著忙。開足了抽氣機，抽了好一會，方纔抽盡。再把發亮機開了，果然大放光明。忙用金鏡，四面一看，只見鄔鰍掠在半邊，兩個水手竟不見了。不覺心中懊惱道：「無端糟了兩條人命，豈不失了文明的體面麼？登時傳令眾水手，四面觀看。老少年也十分著急，戴了助明鏡，向遠處深望。忽自見西北方面有一大群人，在那裡廝打。忙到舵房裡叫拔轉船頭，在透金鏡裡觀看，原來是一大群人魚，在那裡按著兩個水手吃，不覺大驚失色。此時方指南值班，便把定了舵，直向人魚駛去。忽見那人魚撇下水手，四散逃竄。兩個水手，依然站起來，迎著本船而來。看看至近，遂停了車，兩個水手卻不上船，仍望東去。方指南一時想不起，不知何故，只得又拔轉向東，慢慢的跟著水手去。原來他二人仍去扯了鰍魚，鎖到船尾之後，方纔到船頭，如法進艙，卸去入水衣。眾人忙問：「何故？」水手道：「我們奉命下去，解下鰍魚。本船浮上水面，忽然來了一群人魚，便要搶我們的海鰍。我們想各位先生冒了大險，費了大事，方纔獵了來的。帶回去送到博物院裡，我們也有體面，如何肯捨？便同他爭，幸得帶有電機槍，當時打倒了兩個，他便逃了。我們守著鰍魚，他又來了，我們只得放槍迎敵，他又逃竄。我們一路趕去，一面放槍。誰知言兩枝槍不知咱用過了的，不足一百彈子，大約放了三十多槍，就沒有槍子了。他看見我們不放槍，又撲過來，我兩個便拿著槍和他對敵。到底眾寡殊，被他按倒，他便開口來咬。幸得入水衣甚是堅牢，當中又滿空氣，並不著肉，所以任咬不痛，入水衣也並不受傷，只要設法自己攫住兩手。正在筋疲竄。」老少年獎慰了幾句，叫去安歇。此時已鬧到亥正了，大家談了一會，方纔安歇。

次日，便改了方向，向南行駛。沿硌觀看海底景致，說不盡那許多奇珍異寶。卻又都在博院曾經見過的，所以都不在意。看見過幾種奇怪的魚，寶玉要獵，老少年又說是動物院裡都有的，只得罷休。

走了兩天，老少年在舵房裡，看見遠遠的一隊魚來，戴起助明鏡，仔細一看，不覺大喜道：「今番遇了這樣東西，萬不可錯過了。」忙叫船浮高了四五丈，便和寶玉到中層，穿了入水衣。寶玉道：「那一群是什麼魚，我還看不清楚。怎麼要親自入水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到底是什麼魚？」老少年道：「《山海經》載：『帶山彭水，西流至芘湖，其中鰷魚。其狀如雞，赤尾，三尾、六足、四目，其音如鵲。』我一向也疑《山海經》的說話，恐怕靠不住的，此刻來的一群魚，正是這個。只沒有聽見他叫。我們未曾試過下水衣，此刻樂得在船上試一試。歇兩天或者遇見海裡有什麼稀奇東西，自己也好下去動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穿好了衣，取了白金絲網，開了小門過去，等裡面把門關好了，才開了前面的門。那海水便一瀉而入，兩人未曾準備，幾乎仰面跌個跟斗，幸喜還支持得住。忙忙把網撒開，早見那一群鰷魚來了，直游到本船底下去。不一會覺得網網牽動，兩人便合力收起。關了前門，按動電鈴，約莫五分時，水便乾了。裡面的人開了小門，二人一齊入內，卸下水衣。只聽得一陣嘰嘰喳喳的亂叫，正是那鰷魚在網裡叫喚呢。老少年大喜，便叫放到蓄水艙內養著。又叫人知照廚房，把提過精液米麥肉食渣滓，送到蓄水艙去喂魚，便同寶玉仍到上層。

大眾知道獵了鰷魚，都下去觀看。人人道怪，個個稱奇。老少年道：「我最恨的一班自命通達務的人，動不動說什麼五洲萬國。」說的天文地理無所不知，卻沒有一點是親身經歷的。不過從兩部譯本書上看了下來，卻偏要把自己祖國古籍記載，一概抹煞，只說是荒誕不經之談。我今日獵得鰷魚，正好和《山海經》伸冤，堵堵那通達時務的嘴。」寶玉道：「只是《山海經》說的什麼，帶山彭水、芘湖，此地是什麼地方呢？」方指南道：「此刻已到了南太平洋半天了。」老少年道：「何必問他是什麼地方，難道那魚不會遷徙的麼？而且古今地名不同的也多呢！」

說話時，江隱使人來說，船已浮起，請各位換了冬衣，到上面去看太平洋景。寶玉道：「怎麼要換冬衣起來？」老少年道：「南半球天氣和北半球相反，此刻我們北半球的六月，正是南半球臘月呢！」寶玉道：「我的冬衣卻不曾帶得。」老少年道：「便是我也何嘗帶來！」方指南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們都有，先拿去穿就是了。」於是大家換了冬衣，走到了上層，頂蓋已經開了，果然寒威凜冽，正值隆冬。忽然一陣寒風，撲面吹來。一個水手道：「好生奇怪。這麼大冷，怎麼又是南風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我們北半球的北風，是從北冰洋吹來的，所以冷。這裡是南冰來的冷風呢！」一句話觸動了寶玉，便問道：「此刻往那裡去呢？」方指南道：「此刻向東南去，過去便是南美洲，再往東去，便是大西洋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們何不取了正南的線，向南冰洋去逛一趟呢！」老少年道：「那邊都是冰，如何走得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以理測度他，未必能冰到底。方纔

我們撒網，獵那鰷魚的時候，在水裡並不覺冷，這上面就冷到如此，可見水底是暖的。我們或者探得一條路，豈不是好？萬一他果是連底凍的，我們就回頭走。好在這船走的快，也不十分耽擱。」於是大家都贊成，重新下去，關上頂蓋，沉到水底。移過方針，向正南而去。誰知方纔開了頂蓋，灌進了寒氣，登時全船覺冷，非但方纔上去的，此時卸不下冬衣，便是方纔不曾上去的，此時也覺寒冷，添了衣服。譚瀛把暖氣管門開了，放出暖氣，好一會兒，方纔復舊。眾人此時無心觀玩海景，一心只望到南冰洋去。司機的也格外開足了氣機，晝夜飛駛。

忽然一天，到了晚上，本船放了電光。到了應該天亮的時候，便把電火收了。誰知收了電光，便是漆黑，天還沒亮呢！只得又開了發亮機，那天卻從此不亮了。寶玉道：「莫非是已經到了南極罷，倒要留心體察呢！」便在船旁窗上看去。只見旁邊有好些小島，那島上的石頭，一律是白色的。寶玉留心去看，忽見一個島上，長出了一叢五色珊瑚，卻是十分晶瑩透徹的。我們不可不取幾株回去。」老少年道：「是。」就叫駛近島邊，直沉到底。叫四名水手，穿了入水衣，開了小門出去。這邊恰才關上小門，上層忽聽得叫抽水的電鈴亂響。忙忙開了抽水機，抽乾了，又按電鈴下來，叫開小門。門開處，只見四個水手踉蹌進來，卸下入水衣，說道：「了不得，冷死了，好利害！」一面說著，還打寒噤。老少年問：「是怎麼樣了？」水手道：「我們開了外門，那海水灌進來，同冰一般，登時寒氣由兩手透入水衣。又用一根皮，一頭接到暖氣管上，一頭接在入水衣前襟，把暖氣灌滿了。寶玉道：「這樣寒冷，一定是到南極了。我們也不可不下去看看。」老少年道：「去看看也好，並且多帶些人去，遇了什麼稀奇東西，好搬運回來。」寶玉道：「還要帶槍去，這裡可要驗明槍子了，不要臨時誤事。」老少年道：「這個冰冷的地方，怕沒有動物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帶著防備也好。」老少年道：「有心帶槍，便連網也帶了去，準備獵幾個回來。」說罷，便派了二十六名水手，連前派定的四名，共是三十名。一齊給束停當，灌了暖氣，出了小門，裡面關上，一行三十二人，便開弓下海。

寶玉鼓動雙翅向島上來，覺得走路甚是輕便。一時同到島上，那三十名水手當中，有二十名是拿了鍬鋤之類的，十名是拿槍的。那拿鍬鋤的，便去伐珊瑚樹。那拿槍的。便跟著二人到島後去尋覓巡察。忽見一個小小焦黃的東西，在寶玉腳下跳來跳去。寶玉定睛一看，卻是個貂鼠，並不怕人。寶玉見他不怕人，便把捉住了。

不知捉了這貂鼠，還有何事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